

梦磨杂说

■ 李创国

米,金黄的稻壳轻扬而起,如碎金般洒落在磨盘里,簌簌作响。偶尔,那只调皮的母鸡还会悄悄溜来,啄食散落的米粒,我们也从不驱赶,任它在磨边蹦跶,久而久之,竟成了磨旁一道寻常又鲜活的景致。

这磨具据说是祖上传下来的,木架上还留着几代人手掌摩挲的痕迹。到我六七岁那年,它终于不堪岁月侵蚀,磨齿松动,无法再用。某日,有位匠人背着工具箱,踏着晨光上门,祖母说,这是来“打磨”的——此“打磨”非磨亮旧器,而是重制一副新磨。只见匠人先取硬木,刨削、凿刻,不多时便制成稳固的四脚架台;再取柔韧的竹篾,手指翻飞间,编出圆润的磨筐与磨盘的雏形;随后,他又取来涎藤捣碎,混合着牛粪细细涂抹在竹篾上——祖母说,这法子和旧时处理米箩一样,能防蛀防潮,让磨具用得久。待竹篾干透,匠人又调和黄泥与盐水,一点点填充磨筐,再用木槌反复捶打,直至泥料紧实如石,不见一丝缝隙。我站在一旁,看着匠人一会儿操起锯子,一会儿拿起篾刀,一会儿又挥起木槌,心中满是羡慕:这师傅竟会木工、篾工、泥工,手艺这般周全!家父却笑着拍拍我的肩:“别急,且看这关键之处。”

只见匠人歇了木槌,不疾不徐地从工具箱中取出一叠薄薄的木片。家父轻声道:“这是牛槿木,质地极坚韧,专做磨齿用的。”匠人左手扶着磨盘,右手持着小锤,将木片依着特定的纹路,逐一敲入泥中。木片排列如梳齿,又密合似人口的牙床,每一片的角度、间距都分毫不差。家父说,这一步最是要紧,若有分毫偏差,谷粒便碾不细,米也难出,堪称整副磨具的魂魄。

祖母离世已逾五十余载。昔年,她常入我梦来,音容宛在;近数十载,这份梦境却如指间沙般渐行渐远,只剩模糊念想。昨夜忽得一梦,梦中我竟仍是垂髫稚子,赤着身子,踮脚帮祖母推磨。她一手扶着磨柄,一手轻拍我的肩,口中缓缓教我哼唱:“磨谷戛钰,取米煮糝啖粥。食无够喉,打烂鼎头戴鼎底。”歌声温厚如老茶,裹挟着谷粒的清香,磨盘转动的“吱呀”声与祖母的笑语交织,满室融融。可惜好梦易醒,晨光破窗时,唯有那缕暖香般的回忆,在心头萦回不去,久久不散。

谷磨是我儿时最熟稔的物事,它既是家中生计的依托——每日的米粮皆从这磨盘间来,也是我与伙伴们童趣的寄托。夏日午后,我们总爱钻到磨盘底下躲阴凉、玩藏猫猫,磨下的阴影里,藏着数不清的嬉笑打闹。记得有一回,邻家小儿躲在磨盘下,竟伴着磨声酣然入梦。他母亲寻遍了街巷、田埂,急得泪如雨下,嗓音都喊哑了。最后还是我想起他常躲的去处,引着他母亲到磨前,轻轻唤他,才从磨下将人唤醒。见他母亲破涕为笑,拉着我连声道谢,我心中也漾起一阵小小的得意。又记隔壁三婆来我家磨谷时,我家那只贪嘴的母鸡,竟振翅飞上磨盘,啄了几口新碾的糙米,而后“咯咯”朗声欢叫,仿佛打了胜仗的将军,昂首振翅而去,惹得三婆与祖母都笑出了声。

家中门厅里,这谷磨常年安放着,木架被岁月磨得发亮。四邻谁家要磨谷,只需打声招呼,便可来借用。我总爱搬个小板凳坐在一旁,痴看那磨盘悠悠转动——谷粒从磨顶的涡洞缓缓流下,落入磨齿间,转眼间便蜕成糙

天马山游记

——在山水间寻得心安

■ 曾令华

连日来埋首于文稿堆里,身心俱疲。偶然在微信群看到周末天马山一日游的团讯,立马决定报名参团,以期游山玩水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放松。

晌午抵达天马山脚下。最初计划观光车到五号停车点,先攀登高山草原看风车,然后下山看瀑布群。这样从山上往下的行程更好走些,岂料司机师傅小小的一个失误,让我们在三号停车点提前下车。

从三号停车点往下向山谷而行,在不到两公里的路上却恍如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感觉这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山林味道,草木的清香和丝丝湿气扑面而来。没过多久,两广跨省大瀑布悄然闯入了眼帘:断崖万丈高峰之上,河水陡然翻滚跌落,遮天蔽日般一瞬间倾泻而下,瀑布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原以为此行都是老年团,没想到在这里看到不少青年男女,有人在拍照打卡,有人在潭边玩水。我也不由得驻足观瀑,瀑布就是一道飞垂的白练,在天空中翻涌奔腾而下,听水咆哮,堆积已久的身心疲惫散去了一大半。

离开两广跨省大瀑布,沿着溪流向上走。溪水清亮亮,可见水底的鹅卵石以及浸润在其中几株挽着秀发、抚弄轻柔的水草,如同水之精灵在溪水中轻舞。赤脚踏过溪水中的小路,每每吸一口气似乎都在和天地交换着气息,浑身被负氧离子轰击得神清气爽连步伐也轻快了许多。

走了一公里许,我们便来到了蝴蝶谷大瀑布,她没有两广跨省大瀑布那种大气磅礴,却有独特风采:如一条白绫挂在岩壁之上,平缓地倾泻而下,水流落在潭中只泛起微微的波澜,在水面上荡出一圈圈细密的涟漪;整个山谷幽静碧翠,色彩更加鲜明了,就像是闭门深闺的绝代佳人!

蝴蝶谷往左是一条上山的小路,不远处就有苗寨风情的小木屋,供应有白粥、糖水、矿泉水等,也摆放有座椅供客人休息。我也过去拉了把椅子坐下,喝了几口清凉的矿泉水,望着窗外雨后的景致稍作休息,有了些许精力再往前走。

再次出发,溯溪而上两公里便来到了一线天大裂谷,路旁竖立着一块大牌子,写满了渴望的爱情“我在天马山很想你”,成了吸引游客拍照打卡的“网红点”。裂谷内细流飞泻而下,相对较小但也在跃动出几分浪漫的惊喜。行走在木质小道上,眺望两岸高峰和眼前的一抹瀑布,天地在此刻似乎得到了重新分开,原来大自然的神奇就藏在这不经意之间。

之后我们到达了四号停车点,想着再溯溪而上走一段,就可以看到这片高山草原。但因为之前赏瀑布攀爬颇费脚力,再加上这条路比想象中更陡峭一些。望着远处高山的风车,却迈不开腿了。想不到因停车点的偏差,最终与高山草原失之交臂。

下午四点,踏上归途。窗外山林渐渐远去,心中虽有没能登上南国草原的遗憾,却也因这一日的山水之游,卸去了大半疲惫。或许,有些遗憾本就是旅行的常态。

我看到了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礼赞

■ 卢盛敏

我看到了
八十声礼炮震碎时间的尘埃
青铜的勋章在老兵胸前醒来
那些深陷皱纹里埋着的枪声
正被天安门的风轻抚平

我看到了
战旗方阵掠过长安街的晨曦
杨靖宇支队名字在血色中燃烧
刺刀尖上凝固的松花江夜雨
此刻化作受阅靴尖的星芒

我看到了
直升机群在云层书写必胜法则
“和平”的条幅裹着1945年的弹痕
当年战地蒲公英飘散的种子
已长成战略导弹军的白桦林

我看到了
文艺晚会的追光吻亮银发
《保卫黄河》的音符在老人指尖颤抖
舞台硝烟与记忆硝烟重叠时
勋章在礼服第二颗纽扣处看见——
太行山的雪化了,又凝成
新一代士兵眼底钻石的光芒

我看到了
老乡们对“正义必胜”坚毅与自信
英雄“四连”的气概与担当
看到了
母亲膝下百万兵
看到了
“刘老庄连”的不灭和绵长

我该说些什么?
说青纱帐里未寄出的家书
说密苏里号甲板上的墨迹未干
说金陵城墙砖缝里的蒲公英
年年开出紫色的勿忘我

我该做些什么?
用钢枪裁剪朝霞做成请柬
邀请所有战旗参观东风车队
让英雄透过隐形战机舷窗
数清华夏大地上每一缕炊烟

让他们看见——
铁骨铮铮铸进航空发动机的轰鸣
平型关的呐喊铸成卫星太阳能板
他们留下的弹壳长出麦穗
他们守卫的月光照亮幼儿园

让他们听见——
红领巾在纪念馆复述番号
维和部队用方言报告平安
白鸽掠过红旗检阅车时
天空响起八十年前相同的心跳

我看到了永恒在瞬间显现:
当礼花缀满人民英雄纪念碑
整条银河倾泻而下——
所有英灵都站在光的水帘里
数着中华儿女眉宇间的晴空
数着永不落幕的黎明

词三首

■ 谢鹏

西江月·逝去的青春

窗外流光轻淌,案头残烛凝红。
廿年驹隙影朦朦,曾是追风逐梦。
昨日繁英谢尽,今宵荷气盈隆。
岁华翻覆太匆匆,半辈忆思非痛。

浣溪沙·夏庭小酌

百卉漫庭绽馥芳,风轻曳影惹衣香。
花间小酌忘尘忙。
莫负浮生恬淡味,且斟清露醉流光。
愿携花鸟共悠长。

浣溪沙·夏荷

翠海摇珠展绮罗,红颜迎日吐芬芳。
湖波潋滟映云苍。
蝉噪高枝添暑韵,蜓栖香蕊沐晴光。
一襟清意入诗行。



觅夏 ■ 张成林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